

每一缕阳光都在说我爱你

■ 黎儿

又是一年母亲节,也是荔枝时节,无法逃避的情感冲刷,我想我妈了,可我更想我那如妈的阿婆。

我是阿婆带大的娃,印象中从未喊过妈妈,因为妈妈在我四岁时就病逝了。看着别的孩子在妈妈面前撒娇,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妈妈”这个词语,是期望呐喊的声音,却又是随着口水回咽到肚子里,只剩下回音。

在老家的后屋小岭岗,我们有一块小荔园,园里种了二三十棵荔枝树。我小时候,那荔枝树也小。我常常跟着阿婆去给树苗除草,还会在树边的空地上间种花生和番薯,也会种上几棵西瓜苗。

阿婆说,啥都种点,不用自己的娃看着邻居有吃时流口水。每次,阿婆把花生地里的草拔了,就用粪箕担回小河里洗干净喂牛。她说,拔了草,花生长得快,你也可少割一次草。是的,家里那头牛吃的草都是我负责。阿婆总替我想得多。

如果上荔园忙活,阿婆都要叫我去帮忙。我很调皮,像个男孩子一样,拔了几棵草,就坐到荔枝杈上乘凉,然后东一句西一句地给阿婆提问题。例如:椿象能吃吗?椿象有翅膀,剪短了还能飞吗?我捉几只回去,阿婆你帮我绑着它的腿……阿婆笑呵呵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为我解答。当我捉了椿象溜下树,阿婆已把活干好了,催我回家。

荔枝成熟季节,阿婆仍然是叫上我一起去摘荔枝。我能爬树,我总是爬得高高的,然后在树上叫:“阿婆,阿婆,快看,我摘到一颗荔枝王!”“哎呀!这孩子,快下来!这棵树枝这么小,快被你踩断了。”“不会的,我又不重,快接着荔枝王,很甜的,给你吃。”我把那颗鲜红的大荔枝抛给阿婆,阿婆笑得合不拢嘴。我踩在初长成的荔枝树上,树摇摇晃晃的,阿婆还是下命令了:“快下来,末梢上的我们不摘了,留一些,你来拔草时

想吃再摘吧。”想到可以留点下次吃,我连忙“手下留爱”,下了树,此时,阿婆才长长舒了口气。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果子根本就留不到下次摘,在收获结束时,小鸟觅不到东西吃的时候,会把我留在树上的荔枝吃个精光,渣都不留。阿婆只是担心我会摔下来,哄着我下树而已。

我出来工作了,阿婆也日渐年迈。我周末一有空就回家,陪她聊聊家常,聊聊那些荔枝树。荔枝熟时,阿婆就采一筐荔枝放在家里,给我打电话,催我回家取。阿婆说:“这荔枝是从没打过药的,专门给你留的。”怪不得特别的清甜!

那年荔枝开,阿婆却已长眠在荔枝树下,日夜地守护着荔园。阿婆离开时说:“我百年之后,我也不会离去,我要在天空中看着你,护着你。”于是,我常会凝视天空,冲着阳光微笑,好像每一缕阳光都在对我说:“我爱你!”

队屋,那一抹乡愁

■ 刘雪峰

儿时,家乡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队屋,用来存放村集体农作物和农耕用具,也是大人们的精神家园,更是我们这群孩子的大乐园。昔日队屋的零碎记忆或许在人们心中早已如流水般消逝于岁月长河中,但对于我来说,那残垣断壁的队屋却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它承载着我童年不可磨灭的记忆。

队屋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晒场,那时各家各户的稻谷都放在晒场上晾晒,大人们翻晒谷子,孩子们驱赶前来觅食的鸟雀和鸡。六月的天比变脸还快,“要下雨了。”不知道是谁大叫了一声。母亲赶紧拿起糍粑匆匆地跑向晒谷场收谷子,我也紧跟着母亲用扫把急急忙忙地扫干净晒谷场上遗留的稻谷。顿时,晒谷场上糍粑声“乒乒乓乓”声此起彼伏,等到雨点落地时,大家都把稻谷装运到队屋里放好了。

在那个年代,队屋是生产队议事和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活动中心。“开会啦——”队长一声大喊,划破了乡村的宁静,传递到各家各户,村民们从家里纷纷往队屋赶,有的人拿着小板凳,有的人一手拿着蒲扇,一手拿着水烟筒,有的妇女抱着小孩扭扭达达地也来了。队长咳嗽一声,清一下嗓子,说“开会了”。大家的吵闹声渐渐低了下来,认认真真听队长传达国家的政策方针。等到队长讲完,大家便开始讨论村里的大小事情,偶有人接头接耳开小会,或有人低头抽起了水烟筒,或有人插上几句笑话,引来哄堂大笑……

过年时在队屋抓阄分鱼的欢乐祥和情景也着实令人难忘。队长把鱼一堆一堆地分在队屋门前的晒场,然后把做好的阄儿,放在生产队的簸箕上,吆喝一声——分东西啦!几十双手齐刷刷地抓,都希望自己能抓个好彩头。“哎哟!这堆鱼全是小的。”刘五叔一个劲儿说今天的手气差。“这条鲢鱼,足

有斤半重。”刘三嫂提着一桶活蹦乱跳的鱼,笑嘻嘻地故意从刘五叔身边走过,还自言自语地说:“今天的运气不错,今晚清蒸鲢鱼啦!”排在队伍后面的就忍不住探头探脑,蠢蠢欲动,小孩子们在队伍中钻进钻出看着热闹。刹那间,鱼腥味飘满了整个小山村。

最令人开心的是下雨天,我可以坐在队屋高高的谷堆旁边,静静地聆听晚公讲故事,他算是我们村识字最多的文化人。他坐在太师椅子上,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老花眼镜,手轻轻地摇着一把蒲扇,端起说书的架势,滔滔不绝地讲起三打白骨精、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草船借箭……把故事里的人物讲得绘声绘色,我听得如痴如醉,恍若置身于精彩的故事情节中。

曾记得那时候娱乐生活是十分贫乏的,因此,大家最高兴的事就是能看上一场电影。每当听说有电影队来队屋晒场放电影,我匆匆忙忙吃几口饭,便走出家门,约上要好的伙伴,三三两两扛上木长凳,提着小木凳奔向队屋晒场占个观影的最佳位置,整个放映现场,人声鼎沸,人山人海。等到银幕挂好后,天色也完全黑下来,于是电影开始了,大家马上就变得安静下来。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成群结队的蚊子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上几口,也浇不灭我那激动的心情。那时候,《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地雷战》《上甘岭》等电影,都让我看得很上瘾。电影放完后,大家仍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离去。还有在队屋里和小伙伴玩捉迷藏,给大人们拉风箱打铁,帮二伯蒸香茅油,下雨天偷偷躲在队屋里看小人书……这些至今让我难忘。

而今,那个昔日的队屋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成为一幅历史插图,但它留在我记忆深处更多的是那一份浓浓的乡村情结,那一抹淡淡的乡愁……

乡村夏日(外一首)

■ 梁少波

一尾鱼,溯溪而上
以写意的姿态
开启夏日的激情

旷野的头顶
撑着一堆堆白云
将阴影
抹在嚼草的牛背上

村妇翻晒着发霉的心事
将喜悦,笑成眼角的鱼尾纹
娃儿用嬉戏与知了对唱
老人将岁月安放在
村头那棵古榕下

一阵过云雨
从山坡的南面延伸
淌过小河、村庄、丛林
打湿了稻草人的新衣

乡村夏日
从晨曦到黄昏
从一幅画面里次第播放

老井

零落在村边的老井
如佝偻的老人
露出不屈的筋骨
咬着牙,撑着

几只雀子落在坍塌的辘轳上
啄着我乡愁疼痛的伤口
叨走了岁月轮回
一张宽大的蜘蛛网
粘住了数不清的旧时光

那条从井边伸进家门的小路
走过春夏秋冬
挤满了野花和杂草
如一根锈色的锁链,锁住那首
吱吱呀呀的歌谣

那棵与我同龄的苦楝树
挺立在井边
就像我倚在异乡的月光下
眺望,淌泪



繁花点点。蓝禾摄



周末,丈夫回了一趟老家。回来时,他左手提着两只鸡,右手拎着几袋青菜。他一边放下东西,一边拍脑袋:“哎!几个鸡蛋忘了拿!还在车里。”

“嗯,几个鸡蛋?”

丈夫看我迷惑不解的样子,调侃道:“你公公对咱们真是好啦,在那抓鸡的时候,看到鸡窝里还有几个鸡蛋,然后就一起装给我了,他家里还要买一些来吃呢。”我心想:几个侄儿的确比较喜欢吃鸡蛋。

听着丈夫夸公公的好,我的思绪不禁飘回到20年前,那时我刚刚结婚不久,我的妹妹放暑假时,坐我丈夫的摩托车从化州回老家,一下车就发现她的皮鞋鞋跟矮了一截。一查看,发现摩托车排气管那里还有鞋跟的痕迹呢。原来是我妹妹乘车的时候,把她的鞋踩在排气管上,由于路程远,加上夏天高温,排气管把鞋跟融化了一部分。妹妹真是个大马哈啊!我公公见状,焦急地对妹妹说:“你脱下

来,我帮你拿去补鞋店补吧,那个老板非常擅长补鞋跟。”我妹妹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去补就行了!”我也在旁边帮腔:“阿爸,怎能让您帮忙呢,我带她去就行了。”最后,我和妹妹还是拗不过公公,只能让他拿去修理了。

公公就是这么平易近人的一个人!他不仅仅对我们小辈是这样,他对待亲戚也是如此。谁家有困难,他都非常慷慨解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记得那是一个农忙时节,公公满身泥浆从外面回来,我笑问:“阿爸,你去种田啦?”他只是呵呵一笑,没有作答。我丈夫站在一旁无奈地叹气:“咱们家有一个远房的伯伯,七十多岁了,孤身一人,阿爸去帮他耕种。小时候我们两家是在一起耕种的。现在,虽然我们家不耕种了,但是这个伯伯年纪大了,阿爸每到农忙时,都去帮帮他。”公公当时六十多岁,退休后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他总是默默地去帮助远房伯伯,公公

的为人处世不禁令我动容。

公公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和他待在一起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就一张报纸,他也可以和我们聊上三天三夜。每每和他聊天,我都暗暗佩服他的记忆力和知识储备量。

近几年,随着我孩子的长大和侄儿们的陆续上学,公公用他不多的退休金设立了家庭奖学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个个孩子都有份。每到期中、期末,孩子们都十分欢喜地拿着成绩单向爷爷报喜——领奖。这时候,公公都会乐呵呵的,不知道是否是出于职业习惯地说上几句加油鼓劲的话,孩子们也乐意听他的教导。一个家庭有一位重视教育的长者,他的子孙何其幸哉!

公公不仅仅是重视自己小家庭里孩子的教育,对于公益事业,他也热情不减。最近这几年,村里氏族成立了优秀学子基金会,近七十岁的公公拿出他担任校长的魄力,出任副

会长。万事开头难,最难的是资金的筹集,公公和其他几位热心的会员四处奔走,为基金会的启动与发展筹备资金。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鼓励外出的乡贤、企业老板们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公公也以身作则,许诺每年捐出他部分的退休金。在他的带动下,其他热心的会员和乡贤都纷纷慷慨解囊。每年7月,随着高考成绩放榜,奖励优秀学子的事情就开始提上日程。从组织会员开会、定方案、到落实,再到优秀学子的登记、主持表彰大会的各项事宜,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像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那样充满激情地奔走在繁重的事务中。我不禁对公公肃然起敬。

“喏,六个鸡蛋!”丈夫像献宝似的让我看他又拿上来的鸡蛋。我的思绪被拉了回来。小小的六个鸡蛋,虽然小,但在灯光的照耀下,发出熠熠的光,照射进我的心田。我也期盼成为光,散发光。

六个鸡蛋

■ 李尚燕